茶香室叢鈔

德清俞樾

宋玉微詠賦

明周嬰巵林云胡元瑞詩藪曰陳氏文選補遺有微詠賦題宋玉撰乃宋玉微所作詠賦微宋書南史俱有傳不載此賦葢見於他選中首題宋玉微詠賦陳氏不熟其人遂以意加點作玉而以微字下屬於詠謂爲宋玉所撰可笑也予後讀陸龜蒙自遣詩云日淡花開夜已深宋家微詠若遺音重思萬古無人賞露濕清香獨滿襟則此賦實三閭弟子作矣賦葢出於宋玉集中魯望

嘗及見之不應有誤

按陳氏文選補遺乃陳仁子所選楊升庵亦言此賦是王微作予初亦謂然觀周氏此論則又爽然若失檢案頭所有笠澤叢書雍正間依元本重刻者此詩有注云宋玉有微詠賦則陳選正不誤也

關雲長上張翼德書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關雲長三上張翼德書云操之鬼計百端非羽智轉安有今日將軍罪羽是不知羽也羽不緣社稷傾危仁兄無倚則以三尺劍報將軍使羽異日無愧於黃壤也三上翼德將軍死罪死罪右此帖米

南宮書吳中翰彬收得之焦弱侯太史請摹刻正陽門關帝廟中翰祕不示人乃令鄧刺史文明以意臨之刻諸石不知米南宮當日何處傳此文也

按此文既不知所自來則眞僞難明即米書亦未知眞否也仁兄無儔句似以仁兄稱先主恐不足信且桓侯字益德此作翼德亦非也

宋廣平梅花賦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顏魯公撰宋璟神道碑公作長松篇梅花賦蘇味道以爲有王佐之才按今人但知廣平梅花賦清新富豔徐庾之體不稱其爲人此皆由皮日

休一語耳不知當日與長松篇並稱王佐之才正見於此也

樊宗師文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樊宗師文今世僅傳其越王樓序絳守居園池記一二篇而已句曲張菊人大令嘗於河北逆旅人家敗簏中見有樊宗師文一冊是寫本蟲穿蟻穴半皆朽蠹以意譯之大抵皆序記類語也

韓柳二表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洪武六年詔禁四六文辭先是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遂以韓愈賀

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一表

須爲天下式

羅昭諫帖

元陸友仁研北襍志云喬仲山有唐羅昭諫與陳正字

帖云二月中陳州一正士訪及具審博士攝理和適近

日賢主司空政事才用洋溢譚口斷割明决與敗有分

守道者自然安矣况博士乎先太傅所作所立果有餘

慶殊不知天道去人如此相近忻賀老叟十年來欲掉

一船子從雲溪館前往東市竟無因緣此又何如哉近

見陳正字否葉大德丁三傳知聞否老叟腰腳不枝坐

想勝游目極千里朱十五李三二史作何面孔高積薪復如何因相見皆與話膽泳也蓮狀按吾鄉陸存齋觀察輯唐文拾遺不及此文殆未見也云見陳正字否似非與陳正字者未瞻泳二字未詳

又云羅隱狀後有跋云法帖率不過數行而言簡意盡猶足見晉宋閒人物風度今羅長江書纔爾片紙乃知風流逮唐末猶在也近日往來尺牘壘壘多幅苟爲不然則曰簡慢我於是務作不情之語以爲敬近至權貴記室之間閫一函有累十紙風俗積壞至此可太息也

按此跋不知何人之筆

歐文精審

宋呂希哲呂氏襍記云歐陽公每爲文既成必屢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爲大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於尺牘單簡亦必立稿其精審如此宋沈作喆寓簡云歐陽公晚年嘗自竄定平生所爲文用思甚苦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邪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後生笑按歐公於文字如此精審而畫舫之舟等句猶未及收拾亦可見作文之難也

梅聖俞靈烏賦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

呂申公貶饒州梅聖俞作靈烏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也公亦作賦報之有言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及公秉政舜俞久困意公必援已而漠然無意遂作靈烏後賦以責之略云我昔憫爾之忠作賦弔汝今主人誤豐爾食安爾巢而爾不復啄叛臣之目世頗以舜俞為慚嶮

按碧雲騢一書魏泰所作而託名舜禹殆亦此等賦有以致之也

赤壁賦墨本

元吾衍閒居錄云天竺僧傳公有蘇子赤壁墨本與今

本有數字不同嗚嗚然作焉鬱乎蒼蒼作蔚釃酒臨江
作舉酒渺滄海之一粟作浮海盈虛者如彼作羸之所
其適作共食
按墨迹刻本之不同未必墨迹勝於刻本余於九九銷
夏錄卷七言之詳矣宋龔頤正芥隱筆記載南唐澄心
堂紙杜工部集與今本異同憶李白一首云白也詩無
敵飄然意不羣清新庾開府豪邁鮑參軍渭北春天樹
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話斯文亦未見古本之
必勝於今本也

范純夫改山谷文

宋晁說之晁氏客語云范純夫嘗託山谷草司馬公休謝起碑樓表竄改止餘數字以示山谷略無忤色但遜謝而已

北征等賦有二義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征有二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斡西征賦班固傅毅北征頌此皆征伐之征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張纘南征賦班彪北征賦此皆征行之征令人或不契勘以爲一義失矣

王范兩公賦語

宋王得臣麈史云王沂公作狀元殿試有物混成賦其

閒曰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此有陶鎔品物之度後果爲相范文正賦金在鎔曰若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倘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人以爲有出將入相之器果爲名臣

平上去入爲韻

唐范榮三無私賦以平上去入爲韻第一段押平字云三者不忒天下和平第二段押上字云遇木德乃氣騰上第三段押去字云奉此三道守而勿去第四段押入字云齊日月而出入按此四字爲官韻太無意義宜後人用之者少也

嘏詞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禮運修其祝嘏祝謂以主人之詞饗神嘏謂以尸之詞致酒而嘏主人漢祠宗廟有嘏詞蔡邕集載高皇帝使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嗣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乂眉壽延年子子孫孫永守民庶勿替引之今詞官有祝文無嘏詞不知何代省去

七進

元吳師道敬鄉錄載潘祖仁七進今節錄其文云竹隱老人晝卧於家愴恨鬱悒兒曹憂之奕奉觴進云云老

人曰酒之爲禍大矣吾不願也玫以盤進云云盤中盛芍藥花
老人曰物之爲累深矣吾不願也京操匕以進云云老
人曰味之爲毒厚矣吾不願也方奉甌進云云老人曰
茶之爲功薄矣吾不願也奇奉奕局進云云老人曰圍
棊擊劍眩目疲精少或有之壯夫不爲也亮以博具進
云云老人曰吾又憊甚所不願也於是幼子育進曰惟
南有竹焉夫子之所種也其下有屋焉夫子之所廬也
聚書其中夫子之所儲也明窗淨几夫子之所朝夕燕
坐而起居也云云於是老人釋然而笑曰有是哉吾與
育也按此文倣七發體而師道又爲作七進圖并爲記

云七進者畫金華潘氏父子也竹隱老人名祖仁字亭父子奕女枚次子京方奇亮育七人首畫竹牀一老人衣冠臥文簟上右手支頤左手撫膝六子一女環侍次畫奕皋觴一隸提壺次畫二女御踵行女玫持花一枝次畫京拱而行從隸以竹枝貫雙魚於盤次畫茶具方坐瓦具上將瀹茶次畫奇導一奴負碁局次畫亮捧五木以趨次畫竹閒一屋積羣書育迎立以請老人舉手整巾而行按文旣新奇畫亦必佳惜不得見耳

三住銘

元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施肩吾著辨疑論一卷西

山傳道會眞等記各一卷述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爲三住銘一卷

夢孔子令作鏡銘

宋沈作喆寓簡云甲午十月二日天欲明夢宣尼令作鏡銘中云湛然淸明灼彼羣昏餘語皆不記按甲午爲宋孝宗淳熙元年寓簡之書卽成於是年

脫靴返棹圖贊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傘存叟端明守當塗日郡圃有脫靴亭以謫仙采石得名存叟繪以爲圖又以山谷崇甯初守當塗方九日而罷遂作返棹一圖以爲對各系以

贊脫靴云錦袍兮烏幘神清兮氣逸凌轢兮萬象麾斥兮八極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孰爲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寶之嬖倖歟疏擿詞章浸潤宮掖吾觀脫靴之圖未嘗不嫉小人之情狀而傷君子之疏直惟公之高躅兮霍神龍之不可以羈紲矧富貴如敝屣兮其得失又何所欣戚也返棹云幅巾兮野服貌腴兮神肅孤騫兮風雅唾覩兮爵祿我思古人伊黃山谷曷爲使之六年夔道而九日姑孰也其符紹之朋黨歟組織寺記指摘實錄吾觀返棹之圖未嘗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公之高風兮渺鸞鴻之不可以信宿矧

吾道猶虛舟兮其去來又何所榮辱也按此兩贊句句相儷竟如後來時文家兩大股文字亦文中僅見之格

私爲人立傳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楊庶幾言胡祕監旦退居襄陽每聞大臣名士薨卒必作傳以紀其善惡然世不傳

序銘出兩手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唐碑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故尹師魯志張堯夫墓序而歐陽爲之銘嘗考張說文集所爲上官昭容銘其序則蘇頲作也此可以證唐人有此例

明徐𤊹筆精云明道間洛陽張堯夫卒尹洙作墓誌歐陽脩爲之銘志銘出兩手亦古今希覯

按歐陽公外集有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初讀之有志有銘似非出二手但其題下刻一行云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洙書而已集中誌銘之文未有列書碑人姓名者此何以獨異及細讀其誌文備載其生卒事狀又曰其飭身臨事予嘗媿堯夫堯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士云云乃云渤海歐陽脩爲之銘夫既字之曰堯夫又稱予稱吾友而又曰渤海歐陽脩文義不貫疑誌文本出尹洙

而歐陽脩特爲之銘也古本歐集題下一行當刻尹洙

譔志後人妄改爲書耳余所據者近時刻本不足據

按昌黎集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試大理評事胡君

墓銘皆有銘詞而無文考功員外郞盧君墓表有文而

無銘詞其變例邪抑或出於兩人邪

一志兩銘

明徐𤓰筆精云唐乾甯三年狀元沈崧閩縣人仕錢鏐

父子拜相與羅隱契厚隱墓志崧筆也末作兩銘一志

兩銘此爲僅見

按此亦漢人舊式李翕析里橋郙閣頌頌後又有詩郎

其例也北海相景君銘既有誄曰又有亂曰亂即辭字而碑陰又有韻語十八句則不止兩銘矣

東坡不受潤筆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閶門之西有姚氏素以孝稱所居有三瑞堂東坡嘗爲賦詩姚致香爲恵東坡於虎邱通老簡尾云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嘉然不須以物見遺恵香八十罐卻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爲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爲多致此懇予家藏三瑞堂石刻每讀至此歎東坡清德不可及也

文字潤筆自晉宋以來已有之唐人所謂義取者也唐

伯虎有一巨冊錄所作文字簿面題利市二字有人求文於桑思元託以親昵無潤筆桑曰吾生平未嘗白作文字可暫將白銀一錠置吾案開鼓吾興致待文作完并銀送還可也有人求文於祝枝山枝山問是見精神否俗以銀錢爲精神也應曰然則欣然捉筆諸說並見明人說部中文士賣文固亦不傷風雅如東坡先生者眞令人起敬矣余從前作文不受潤筆後以虛名流播人間求文者無虛日不得已自定章程不滿千字者銀五十兩千字以上者銀百兩雖違老而戒得之明訓實亦病而求息之苦心也戲賦一詩云公鼎侯碑價不訾

如余謭陋豈相宜只緣竊據名山席遂使爭求下里詞敢以再三心厭倦奈因七十力衰羸詒癡雖爲高人笑此意區區或諒之詩不存於集聊附於此

進獻文章及上著述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常舉外復有通五經一史及進獻文章并上著述之輩或付本司或付中書考試亦同制舉開元中有唐類上啟典一百三十卷穆元林上洪範外傳口卷李鎮上注史記一百三十卷史記義林三十卷辛之諤上敘訓兩卷卞長福上續文選三十卷馮中庸上政事錄十卷裴傑上史護異議高嶠上注後漢

書九十五卷並彙事授官或需賞賚亦一時之美

文林

宋無名氏木筆雜鈔云歐公凡遇後進投卷有可采者悉錄之爲一冊名曰文林公爲一世文宗於後進片言隻字乃珍重如此

元王鶚論文

元王惲玉堂嘉話載承旨王公之言云作文有三體入作當如虎首中如豕腹終如蠆尾虎首取其猛重豕腹取其楦穰蠆尾取其螫而毒也王公諱鶚字百一

文章不苟徇人意

宋無名氏木筆𥗿鈔云歐公作范文正公神道碑載呂范交歡弭怨始末范公之子堯夫不樂欲刪改公不從荆公作錢公輔母墓銘錢以不載甲科通判出身及諸孫名欲有所增損荆公答之甚詳又云鄙文不可改宜以見還而別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東坡作王晉卿寶繪堂記內云鍾繇至以此歐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元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而國凶而身王嫌所引用非美事請改之坡答云不使則已使則不能改葢人情喜諛而多避忌雖范錢王聞人猶不免而作者之文固不肯諛固不肯避忌雖與范錢王

厚善亦終不為改也

十二年得文千四百

明王世貞讀書後云宋景濂學士洪武以後集十二年中得文千四百篇吾三載來應酬文字不盡却然亦不能學士五之一而心氣耗損成疾乃知吳門白馬之喻誠非妄也

按如宋景濂則每年得文百餘篇余近來謬被虛名海內求文者踵至苟求者必應須如少年時三六九作文方可王元美所不能况余乎

作記非實

宋王得臣麈史云岳陽西瀕大江夏秋洞庭水平望與天際而州步無艤舟之所人甚病之慶歷間滕子京謫守是邦嘗欲起巨隄以捍怒濤使爲弭楫之便先名曰偃虹隄求文於歐陽永叔故述隄之利詳且博矣碑刻傳於世甚多治平末予宰巴陵首訪是隄郡人曰滕未及作而去

按此則偃虹隄始終未建而歐文詳言其長一千尺高三十尺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似巳告厥成者不觀麈史不知其皆子虛也

誤用景字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山谷言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爲赤當僕覩東漢劉愷傳曰令愷景仰前脩注景慕也則知此謬其來尚矣近時如東坡亦承此謬孫巨源作景疏樓東坡有詩曰不獨二疏爲可慕他時當有景孫樓豈特俞清老之謬而已

語意重複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鄒陽曰高皇帝收敝民之倦谷永曰陛下當盛壯之隆太史公年表楊惲皆曰當盛漢之隆班固曰高帝行寬仁之厚杜延年曰晉獻被納謗之讒申生蒙無罪之辜漢人文章有如此下語者似覺重

疊要不害於理
按歐陽公直州東園記汎以畫舫之舟曾子固以爲疑可以此解之

顚倒用事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李湜撰東林寺舍利塔碑曰麗統以才高位下遂滯題輿陳蕃以德峻名沈初膺展驥展驥是龐統事題輿是陳蕃事而倒用如此得非誤乎愚謂此或有意錯綜其辭
唐張渭餞田尙書還兗州云別路逢霜雨行營對雪雲按霜雪雨雲人所恆言此作霜雨雪雲亦奇

添兩者字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范忠文公初與二宋相見二宋亦莫之異也一日相約結課以長𤴬郤胡騎爲題公賦成二宋讀之不敢出所作旣而謂公曰君賦極佳但破題兩句無頓挫之功每句之中各添一者字何如公欣然從之按此與歐公畫錦堂記首二句添兩而字相似知古人作法極重虛字也

諱危亂傾覆字

宋晁悅之晁氏客語云上書鄭谷詩爲扇賜禁近亂飄僧舍茶煙溼改云輕飄僧舍茶煙溼云禁中諱危亂傾

覆字

士僎

明趙宧光帚談云無論眞楷已上不當士僎卽行書狂草古人十九不失矩步也士字下自注云音杜拔杜撰一語由來久矣陔餘叢考曾考其義究亦未得凡夫寫作土而讀作杜轉似得之土杜古通用惟僎字據漢書楊雄傳當作譔他處亦有作纂者司馬遷傳贊孔氏纂之是也亦有作篹者藝文志相與輯而論篹是也據師古注則皆可作撰若從人作僎轉非其字矣

沈作喆寓簡謂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何何以齊諸田

徙杜陵號杜田生今之里語謂白撰無所本者爲杜田或曰杜園葢本此此說大謬田何之易原出聖門豈得云無所本乎杜田生者杜陵之田生乃以杜田二字連讀失其義矣甌北歷引諸說而專取此殊爲無見杜園之說則誠有之宋人譏孔文仲爲杜園賈誼是也余謂杜園者土園也漢書召信臣傳稱大官園園屬大官是謂官園別乎官園是謂土園以人而論則有土丁有土民見宋史兵志以物而論則有土鹽有土礬見宋史食貨志凡此之類皆可寫作杜而讀作土也

尋談第二卷又云學書人於古法帖不過浮摹幾字遂

肚饌改作附名某家體法大可怪也肚字下亦注一土字其字又作肚饌何也

用古語改易其字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或謂文選沈約碑獻替帷扆實掌喉脣尚書爲喉舌而以爲喉脣無乃好異僕謂此語承襲已久如宋趙伯符表云無宜復司喉脣宋文帝目送王華等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掌喉脣且沈約所言不但此碑於范雲墓志亦曰乃作喉脣僕又觀崔駰尚書箴曰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賓司喉吻不但喉脣也又有喉吻之說

野客叢書又云班固作文帝紋贊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用論語意也而潘岳作晉世祖誄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蘭傅元四箱樂歌曰上教如風下應如卉愚謂此亦文人好奇猶喉脣喉吻之類耳

詩文相襲

明徐𤊹筆精云晉羊球西樓賦畫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栱溼濛濛之飛雨王勃滕王閣則襲爲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杜甫陽城郡王新樓又襲爲碧窗宿霧濛濛溼朱栱浮雲細細輕又云唐詩往往蹈襲六朝人語句戴叔倫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則梁武帝

一年漏將盡萬里人未歸也耶士元暮蟬不可聽秋葉豈堪聞則吳均落葉思紛紛蟬聲猶可聞也高適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則庾信悲生萬里外恨起一杯中也杜甫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則何遜薄雲巖際出孤月波中上也又云王勃滕王閣序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乃襲王巾頭陀寺碑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又不獨落霞秋水襲庾信也愚按趙甌北陔餘叢考有古今人詩句相同一條所引數十事而徐氏所引無一及焉蓋未見筆精一書也

茶香室四鈔卷十三

德清俞樾

諸經序錄

國朝光聰諧有不爲齋隨筆云歸震川集有代作經序錄序云宗室西亭公爲諸經序錄凡爲經之傳注訓詁者皆具載其序之文使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爲書之意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西亭公謂朱睦㮮經序錄凡五卷明史藝文志載之據震川所序則此書實爲秀水朱氏經義考之嚆矢

詠經諸詩

宋趙與旹賓退錄云古今詠史之作多矣以經子被之聲詩者蓋鮮張横渠始爲解詩十三章葛覃曰葛蔓青長谷鳥遷女功興念懷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卷耳曰閨閫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痡瘏恨采耳元因備酒漿洪忠宣著春秋紀詠三十卷凡六百餘篇石碏大義滅親曰惡吁及厚篤忠純大義無私遂滅親後代姦邪殘骨肉屢援斯語陷忠臣張無垢亦有論語絕句百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曰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尙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

兩處分又紀孟十詩題張孝祥作于湖集中無之必依託者如爭地爭城立霸基焉能一統混華夷力期行政須求艾深欲爲王愧折枝緣木求魚何及計爲叢毆雀失深思是宜孟子諄諄誨不嗜殺人能一之又黃次伋不知何許人賦評孟十九篇極詆孟子且及子思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也若康節先生觀易觀書觀詩觀春秋四吟則盡掩衆作詩不備錄按此等皆無甚意味姑記之以見詩家有此一體耳

編年詩

元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趙嘏有編年詩二卷悉取

十三代史事迹自始生至百歲歲賦一二首總得一百一十章按此詩惜今不傳好事者曷補作之

單題詩

元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李嶠字巨山集五十卷雜詠詩十二卷單題詩一百二十首張方爲注傳於世今所傳李嶠詩有日月星風雲煙露霧雨雪至麟象馬牛豹熊鹿羊兔等詩一百二十首卽所謂單題詩也

按日本國人林春信梅洞集有百二十詠其自序云百二十詠唐李巨山所吟也偶乘吟興就巨山本題逐一賦焉其詩皆五言絕句然李詩實五律非五絕也余嘗

載之於隨筆卷十彼時偶不記李巨山爲李嶠之號故檢全唐詩未得其人殊爲荒陋又記於此以誌愧

變體詩

元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章碣錢唐人孝標之子也嘗草創詩律於八句中足字平側各從本韻如東南路盡吳江畔正是窮愁薄暮天鷗鷺不嫌斜雨岸波濤欺得順風船偶逢島寺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今古若論英達算䀹夷高興固無邊按詞家有平側兩押體觀此則詩家亦有之矣

按此體亦出於三百篇顧氏詩本音於兔罝首章云此

詩上下各自爲韻置與夫協丁與城協謂之隔句韻然此兩協皆平韻若凱風第三章首句泉字與三句人字爲韻二句下字與四句苦字爲韻則平側兩韻也

詩有正格偏格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厯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詩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按今人但謂平起仄起不知有偏正之說

六言詩作者甚少

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云詩之六言古今獨少洪氏編唐人絕句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爲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後村劉氏選唐宋以來絕句至續選始入六言其敘云六言尤難工楖子厚高才集中僅得一篇惟王右丞皇甫補闕所作妙絕今古學者所未講也又云六言如王介甫沈存中黃魯直流麗似唐人而妙巧過之又云野處編六言終唐三百年止得三十餘篇予於本朝得七十篇倍於唐矣今後村集中多六言事偶尤精近代詩家所難也蕭氏文選敘云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云少則三言多則九言又

云三言八字之文猶不著古有六言七言者項平父以我姑酌彼金罍爲六言按文章緣起始於漢大司農谷永予觀嵇叔夜有六言詩十首視唐人體製固先矣

按六言詩至今作者猶少嵇叔夜六言詩每首四句每句用韻體裁頗刖其老萊妻賢名一首云不願夫子相荆相將避祿隱耕樂道閒居採萍終厲高節不傾詩中所用采萍事不知出何書也

古人分韻法

宋程大昌考古編云梁天監中武帝宴華光殿聯句令沈約賦韻曹景宗不預固啟求賦詩韻已盡惟餘競病

二字初讀此未曉賦韻韻盡爲何等格法偶閱陳後主集見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鉤賦詠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至韻得迮格自赫易夕擲斥折唶字是先書韻爲鉤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代次韻格也按以陳後主集證明賦韻韻盡之義極是但謂正後代次韻格則非程氏言所次之韻以探鉤而得非酬和先倡者是亦自知之矣余案頭有陳後主集乃明太倉張氏百三名家本有上已元圃宣猷堂禊飲同共八韻一首上已元圃宣猷禊酌各賦六韻一首七夕宴宣猷堂各賦一韻詠五物五

首而皆無序所謂拔鉤賦詠者不可詳矣七夕五首第一首詠帳壁拆二韻第二首詠屏風擊敵二韻第三首詠案易席二韻第四首詠唾壺役擲二韻第五首詠履迹客二韻與江總陸瑜等所探同在一韻疑卽此會惟拆易擲三韻已爲後主所得何江陸等又探得之乎七夕宣猷之會本各賦一韻則所賦者止一字五首則五字耳拆易擲三字尙未賦人故陸孔等得探取之前所疑者非也

又按所謂賦韻者非詩賦之賦乃賦予之賦漢書元帝紀賦貸種食注給與也冀奉傳賦醫藥注分給之賦韻

者謂以韻字分給眾人也余因此乃悟賦得之義因學紀聞云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古詩爲題見於此至今場屋中猶循用之然所謂賦得之義多習焉而不察今乃知亦賦予之賦蓋當時以古人詩句分賦眾人使以此爲題也江總集中有賦得謁帝承明廬賦得攜手上河梁賦得汎汎水中鳧賦得三五明月滿等詩並是此義題非一題人非一人而已所得此句也故曰賦得今場屋中詩通場共一題而亦襲其名誤矣

又按郎陳後主集考之頗得古人分韻之法如立春日汎舟元圃各賦一字六韻成篇則所賦之韻止一字外

五韻任其自用者也如玆獻歲立春汎舟元圃各賦六韻則所賦者有六字各人以所賦韻作六韻詩一首也如云上已元圃宣猷堂禊飲同共八韻則所賦八字在坐同之人人以此八字作八韻詩一首也各賦一字最寬如今詩限官韻耳各賦六韻較嚴六韻外不得更溢一字然猶一人有一人之韻也同共八韻則人人用此八字竟如今之次韻詩矣

古人押韻不甚拘

宋費兗梁溪漫志云東坡和淵明懷古田舍詩休閒等一味妄想生愧靦自注云淵明本用緬字今聊取其同

音字和程正輔同遊白水巖詩悠傾白蜜收五稜細劚黃土栽三椏自注云來詩本用椏字惠州無書不見此字所出故且從木奉和後人不曉此理縱不可使亦須强押正如醉人語言全無倫類可一笑也

王昌齡詩格

元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王昌齡字少伯述作詩格律境思體例共十四篇爲詩格一卷接今人止知有司空表聖之詩品二十四不知有王龍標之詩格十四也

喻鳧能評詩

元吳師道敬鄉錄載喻鳧能字叔奇有評詩一則云杜

子美如司馬溫公自是三代以還第一等人無豪髮可議韓退之如藺相如顏平原雖死而千載凛凛尚有生氣李太白如謝安石雖紆身朝紱而志在林泉或攜妓自娛不拘小節要之蕭然有出塵姿自不可掩孟浩然王維韋應物如志和霅水和靖孤山雖未能追蹈高隱然不至爲俗氣所微白樂天如公羊傳經羽翼聖道根本敎化其失也不能不俗杜牧之如荊軻匕首于房鐵錐吁可畏邪其駭人也孟東野如翳桑餓人形影相弔悲鳴憔悴有辛酸可憐之狀雖膏粱狐貉不能不爲之惻然動心李長吉如汲家古書茫然異物雖瓌詭奇怪

動人耳目然莫能名狀不知其適用與否也抜以人品詩與自來品評迥別雖無獨出之見比擬亦尚允當

古人句調多複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王摩詰九成宮避暑中四句隔窗雲霧生衣上捲幔山泉入鏡中簾下水聲喧笑語簷前樹色隱房櫳衣上鏡中簾下簷前乃一連用之孫逖贈韋侍御詩忽覩雲閒數雁迴更逢山上一花開河邊淑氣迎芳草林下輕風待落梅秋憲府中高唱入春卿署裏和歌來雲閒山上河邊林下府中署裏一連用之沈佺期過巫峽云使君灘上草神女廟前雲樹悉江中見

猿多天外聞灘上廟前江中天外一一直並用駱賓王送鄭少府入遼云邊烽警楡塞俠客度桑乾柳葉開銀鏑桃花照玉鞍滿月臨弓影連星入劒端六句一樣句法且楡柳桑桃連用又過任處士書齋云網積窗文亂苔深履迹殘雪明書帳冷水靜墨池寒四句一樣句法在古人皆不以爲嫌今人用之不知如何揶揄矣

書影又云吳興鄭侯升秕言鄭谷鷓鴣詩旣曰相呼又曰相喚則複矣旣曰靑草湖邊黃陵廟裏又曰湘江曲亦欠變矣及覩本草載此詩云相呼相應湘天闊語旣無病更淸曠按本草衍義乃宋政和中寇宗奭所撰則

宋代尙有唐詩善本後乃傳譌耳

唐人詩律甚寬

元鎦績霏雪錄云唐人絕句有重複字而不邺者如杜牧華清宮云曉風殘月入華清又曰朝元閣上西風急皇甫冉酬張繼云落日陰山問音信又云寒潮惟帶夕陽還此等別是一例唐人詩亦有不拘韻者如王建涼州歌云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餧來肥齊不在微韻

唐代世以詩名者

元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包融工爲詩二子何佶齊

名號三包唐人父子如三包六竇張碧張瀛顧況顧非熊章孝標章碣公孫如杜審言杜甫錢起錢珝温庭筠温顥兄弟如皇甫冉皇甫曾李宣古李宣遠姚係姚倫等皆聯玉無瑕清塵遠播可以爲美談矣

按全唐詩竇叔向字遺直五子羣常牟庠鞏皆工詞章有聯珠集即所謂六竇也宋竇禹鈞五子儀儼侃偁僖與此正堪相匹何竇氏之多賢乎

張旭柳詩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唐張旭以草書名未見有詩偶讀宏治中顧宗伯清集跋旭草書後載其詠柳一絕云濯

濯煙條拂地垂城邊樓畔結春思請君細看風流意未滅靈和殿裏時詩不見唐集旭所自作也

杜工部用何水部句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跋何水曹集後云集中若團團月隱洲輕燕逐風花遠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遶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巖際宿等句子美皆采爲己句但小異耳故曰能詩何水部信非虛賞

杜詩四十圍不誤

宋王得臣麈史云莊子曰櫟社木其大蔽牛挈之百圍疏云以繩束之圍麤百尺杜子美武侯廟柏詩霜皮溜

雨四十圍是大四丈沈存中云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也沈精算數不知何法以準之按杜老此句自爲沈存中所疵世皆以爲語病今廛史據莊子疏四十圍是四十尺可爲少陵一雪此言

杜子美社日詩不誤

明張萱疑耀云杜工部社日詩用伏日事姚令威叢話以爲誤不知史記年表秦德公始年用伏日祠社伏與社乃同日也至漢乃有春秋二社始與伏分耳

按杜詩尙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東方割肉乃伏日故事杜於社日用之故以爲誤張氏引史記年表謂古伏

社同日按十二諸侯年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並不云用伏日祠社疑作伏是一事祠社又是一事也秦本紀則云二年初伏以狗禦蠱不言祠社與伏恐終不可合并張氏之說亦非竊謂杜詩本不誤也杜有社前遭田父泥飲詩云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逼杜日邀我嘗春酒是所謂社者春社也至此社日詩云涕淚落秋風則是秋社也首章結句云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則至秋社而追思伏日之事次章首句云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玩詩意明是以伏日東方割肉引起社日陳平分肉故事故云尚想東方

洲云陳平亦分內兩詩一氣承接而用事亦賓主分明姚令威不知詩意張芸雖爲之辨白亦未達此也

杜詩用猿字錯誤

宋張耒續明道雜志云杜子美有問人求小猢猻詩曰聞說夔州路山猿樹樹懸猢猻與猿兩物也而子美乃聞猿而覓猢猻亦大鹵莽矣

按此乃猿與猴之別猢猻者猴也非猿也說文猿作蝯入虫部猴入犬部是固非一物郭璞山海經傳曰蝯似獮猴而大子美聞猿而求猢猻宜爲張氏所譏

溫飛卿湖陰曲誤

宋陸務觀入蜀記云濼湖至東晉改名于湖王敦反屯于湖今故城尚存又有玩鞭亭亦當時遺跡唐溫飛卿有湖陰曲敘其事近時張文潛以爲晉書所云帝至于湖陰察營壘當以于湖爲句飛卿蓋誤讀也作于湖曲以反之

按溫詩誠誤然其序云王敦舉兵至湖陰明帝微行視其營伍由是樂府有湖陰曲而亡其辭因作而附之則舊有此曲其誤不自溫始也

韓悲白樂

宋方勺泊宅編云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首哭泣者

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

韓詩脫字

宋王得臣麈史云退之有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此篇嘗病難讀予親家季勉之收永叔王原叔宋子京三公所傳韓文最爲全本知此篇乃脫八字自湜也困公安不自閑盜閑下脫其閑二字又掎摭糞壤下脫一閒字閒字下又脫糞壤多三字其後豈有臧下脫不臧二字讀之可以考焉

按東雅堂本載此詩湜也困公安不自閑窮年枉智思掎摭糞壤汗穢豈有臧注其下云古本只如此然如此

豈復可讀加此八字怡然理順矣乃反云近本增足八字不知所校之自語淺俗非韓文益不知宋時歐陽永叔宋子京所藏韓文皆有此八字也反以淺俗譏之誤矣

白氏金針集

元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白居易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及述作詩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針集三卷按白氏金針集今無傳本可惜也

林和靖詩有所本

宋呂希哲呂氏雜記云眞廟時林逋隱居錢唐累召不

至臨死爲詩曰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先是古人詩云茂陵遺稿惟封禪始信相如死不忠按林和靖詩人人知之而不知其意本古人惜不知古人何人耳

蘇黃改漁父詞

宋葉夢得巖下放言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張志和漁父詞也蘇子瞻極愛此詞患聲不可歌乃稍損益寄浣溪紗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蔽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

須歸黃魯直聞而繼作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沈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元眞子詞膾炙人口蘇黃兩作雖佳似失其自然之趣

郭功甫醉翁操

宋陸務觀入蜀記云本覺寺西廡有蓮池十餘畝飛橋小亭頗華潔亭中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後自跋云見子瞻所作未工故賦之亦可異也按郭功甫所作安能駕東坡而上之然在同世未定論時往往有此

入蜀記又云李太白集有姑熟十詠東坡自黄州還過當塗讀之撫手大笑曰贋物敗矣豈有李白作此語者郭功父爭以爲不然東坡又笑曰但恐是太白後身所作耳功父甚愠蓋功父少時詩句俊逸前輩或許之以爲太白後身故東坡因是戲之按此知功父與東坡本不相平宜其有不滿之詠也

又云青山李太白祠堂太白烏巾白衣錦袍又有道帽氅裘侑食於側者郭功甫也則當時固以功父配太白矣

元吳師道敬鄉錄載何恪字茂恭跋黃槐卿太平樂府云予友黃槐卿有膽略之士也當秦氏口口不二字誤可讀磨牙以擇忠肉義骨之際獨不爲戚惕成長短句以摩其須其佽因挾爲奇貨以控之且二十年矣會秦檜下世遂不及發其脫於虎口者幸也按此書無傳本可惜

岳武穆逸詩

宋趙與旹賓退錄云紹興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羣盜道出新淦題詩青泥市蕭寺壁閒云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讐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淳熙閒林令梓欲摹刻于石會罷去不果今寺廢壁

亡矣按此岳武穆逸詩也今人蒐刻岳集者未知采入否

岳陽樓誤刻吳江洞庭詩

宋王得臣麈史云吳松江有洞庭山韋蘇州詩皮陸唱和所言洞庭皆在吳江比見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龕於岳陽樓加蘇州皮陸之屬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考也

元時國語入詩

國朝吳翌鳳遜志堂襍鈔云周憲王元宮詞曰獨木涼亭錫宴時年年巡幸孟秋歸紅妝小伎頻催酌醉倒花

前阿剌吉張光弼塞上謠云妖姬二八貌如花留宿不問東西家醉來拍手趁人舞口中合唱阿剌剌皆以元國語人詩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云燒酒元時始創其法名阿剌吉稻黍秫糧皆可燒按今燒酒盛行然莫知其所自始阿剌吉之名亦不傳矣

桃杏嫁東風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張先子野一叢花詞末云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一時盛傳歐公尤愛之子野至都謁永叔永叔倒屣迎之曰此乃桃杏嫁東風郎中

海日江春一聯

元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王灣往來吳楚間多著述如江南意一聯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詩人以來罕有此作張燕公手題於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爲楷式

按此詩今猶膾炙人口而不知在當時固爲燕公所賞手題於政事堂中也

今傳此詩題作次北固山下河岳英靈集則作江南意而字句不同似今本爲勝潮平兩岸闊作潮平兩岸失潮既平矣何岸之失乎固不如闊字佳也若曰潮來兩岸失則未知孰勝矣

此夜一輪滿兩句

無名氏釣磯立談云烈祖將受禪頭陀范志嵩賦月詩云徐徐東海出漸漸到亭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按此夜一輪滿兩句江南野錄謂是蘇州一僧詠中秋月詩得此喜極撞鐘故有分夜鐘今觀釣磯立談乃知是范志嵩作也

一箇孤僧獨自行

宋楊彥齡楊公筆錄云世之爲文者常患用字意義重疊故有一箇孤僧獨自行之語然那頌云自古在昔先氏有作得不近是邪

遊仙窟詩

日本人上毛河子靜全唐詩逸載游仙窟詩注云舊載詩七十八首猥褻淫靡幾乎傷雅今錄一十七首其詩有張文成贈崔十孃詩崔十孃答文成詩又有詠崔五嫂詩崔五嫂別文成詩又有香兒送張郎詩不知張文成爲何許人與崔氏婦女狎遊倡和竟成一集元人西廂記至今盛傳不知唐時又有此崔張故事也余又疑元人因元微之事作西廂記竄名崔張正因此事而起耳

薛濤律詩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虞山先生言丙戌在都門于灰燼中檢出宋刻唐詩數冊乃宋人趙氏所彙集分門別類無體不備計全書可五百餘冊所得不過天文等一二類中多未見詩如薛濤世但傳其絕句耳此中載濤律詩甚多他可類推後先生絳雲樓災此數冊亦不可得見矣

高麗使臣詩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元祐六年高麗使人入貢上元節於闕前賜酒皆賦觀燈詩時有佳句進奉副使魏繼延句有千仞綵山擎日起一聲天樂漏雲來主簿朴景綽

句有勝事年年傳習久盛觀今屬遠方實

塡詞稱倚聲

國朝吳翌鳳遜志堂雜鈔云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師古云倚瑟卽今之以歌合曲也後人稱塡詞爲倚聲本此

按此則古人以人聲合絲桐之聲非如後世以絲桐之聲合人聲也

月泉吟社詩賞

明徐𤊹筆精云元至正閒浦江吳淸翁渭有月泉吟社於丙戌小春月望命題至正月望收卷用好紙楷書縢

副聘謝翺爲考官三月三日揭曉收三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皆有詩賞第一名羅公福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帖墨五笏第二名公服羅大丈筆四帖墨四笏第三名公服羅五丈筆三帖墨三笏第四至十名各春衫羅一縑筆二帖墨二笏第十一至二十名深衣布一縑筆一帖墨一笏第二十一名至三十名深衣布一縑筆一帖第三十一名至五十名筆一帖墨一笏吟箋二沓按月泉吟社所定詩賞知者頗尠故錄之以供談助

茶香室四鈔卷十四

德清俞樾

黎氏字學

北史黎景熙傳景熙字季明從祖廣善古學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周文徵之令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按黎氏既家傳古學必非鄉壁虛造者惜其所正定文字不傳

按周書趙文深傳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即此事也

李鉉字辨

北史李鉉傳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齊神武妙簡碩學以教諸子與工書人韓毅等同在東館鉉以文字多乖謬遂覽說文倉雅删正謬字名曰字辨按此人與徐鉉同名徐鉉字鼎臣李鉉字寶鼎同名同字同有功於許氏之書亦奇矣

元吾子行論韻

元吾衍閒居錄云韻書之作實本於說文之諧聲如瓏龍灃豐伲泥靡霏廬鑪份朌邦豣等類皆以龍豐尼非盧分干爲諧聲而韻書中皆分析爲各韻若能依說文

諧聲之法別為通韻則毛詩楚辭古賦選詩之韻了然可知按此即言古韻之權輿也

楊升庵論轉注

明楊慎墨池瑣錄云書家作字省文之例如鳳凰連寫凰但作皇鴛鴦央廟郎亦然其例起於六書建類主聲轉注為義也如弍字從一數也從弋聲也而弍弎之字皆從弋弋非聲也以弋為建類之聲故可以轉二三而為注鳳從鳥義也從凡聲也而凰字亦從凡凡非聲也以鳳為建類此於字學末之末者人多習之而不察耳

按古書鳳皇皇字無作凰者升庵似據俗書為說然其

說弍式弑頗有理或足備轉注一說
余嘗以此說推之既製虫字於是並二虫則爲蚰字疊
三虫則爲蟲字此三字聲義迥殊而既成此字又轉而
爲他字則亦轉注之例蓋轉注於象形會意指事諧聲
之外別爲一類固不拘於爲形爲聲爲意爲事也
明張志滄南園漫錄云近見王栢正始之音引長爲長
長行爲行行爲轉注極爲有理或疑如此則轉注似假
借矣不知假借如豪能二字本二獸也假借之言人有
有德有才爲豪爲能也假借於本字無意義而借用之
轉注於本字有義意而圈別之故不同也按上古造字

吁安有圈別之法然如其說亦有可通如好好惡惡之類皆可謂轉注既有此轉注之字後之經師因有長言短言之別急讀緩讀之分而圈別之法從此起矣似亦轉注之一說也

說文五義

元陸友仁研北襍志吳淑字正儀潤州丹陽人父文正事僞吳至太子中允淑善筆札好篆籀取說文有字義者千八百條撰說文五義三十卷

按吳淑爲北宋初人尙與大小徐同時惜其書不傳然云三十卷則每篇分爲二已用徐本矣

又云僧曇域補說文三十卷錢承志撰說文正隸三十卷按補說文不過如新附之類正隸則以說文正隸體必有可觀

集李藥師字爲千文

歐陽文忠集有與劉侍讀書曰承示千文甚佳此是李靖字唐人集爲千文按人知千字文集王右軍字不知又有集李藥師字者但不知文字仍與周興嗣本同否也

取起頭字以韻編纂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韻府羣玉五車韻瑞皆取落脚字

爲類予欲爲一書皆取起頭字依韻編爲一書而取事
之稍僻韻府不載者以便檢閱恨室中無書可采聊輯
此一則與同志商之按所輯乃白字如白徒白士之類

今不備錄

先生此論竟無成書雍正間駢字類編出大觀矣惜先
生未之見也然分類不分韻與此議小異

上篆下隸

魏書江式傳延昌三年式上表請撰集字書號曰古今
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上篆下隸按宋
李從周撰字通一卷以篆文大書隸書夾注蓋卽用此

例

同字異體

國朝羅振玉讀碑小箋云李陽冰書謙卦謙字篆法各異予按漢汾陽鼎銘二十字凡三見一寫作廿一寫作卄一寫作卄是陽冰亦有所本

國初人罕見說文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毛子晉家有宋版許氏說文與今所傳大異乃以字畫分部者始於子終於亥全書係十五卷按始於子一語大錯可知當時說文為罕有之本櫟下老人亦傳聞而未嘗親見也

於字必字無草書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云草法亦如眞行孳乳寖多故後代草字有唐以前所無者如於字必字之類魏晉六朝人草此字止如行書故前輩云於字必字無草書是也按謂此二字無草書乃宋李石續博物志之說也然國朝羅振玉存拙齋札疏云於字草書作[illegible]見孫虔禮書譜序及晉人法帖則李說誤

大音柁

宋洪皓松漠紀聞云大實林牙與粘罕雙陸爭道粘罕欲殺之大實即棄其妻胥遁詰旦粘罕使召之其妻曰

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注云大音杕按大字廣韻音唐佐切本與馱同音又音徒蓋切與汱同音此云音杕與唐佐之音相近而洪氏必注之以明其異何也今吳語則正與此同

宋宋祁筆記云古以大爲大音如舟柂之柂則言大雅大夫大閣大舉類不及今人言大徒帶反之雅

婦讀若務

國朝沈自南藝林彙考引彈雅云婦房九切上聲俗音誤讀若務亡遇切去聲古今韻書所不收而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婦上協故下協去則知中晚有此

方俗之音亂厠於韻脚前此不然也按此知婦讀若務唐人已有之矣

宿字音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或譖胡宿於上曰宿名當爲去聲乃以入聲稱名尙不識豈堪作詞臣上以問宿宿曰臣名歸宿之宿非星宿之宿譖者又曰果以歸宿取義何爲字拱辰也故後易字武平

按容齋四筆云二十八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字說苑辨物篇曰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胡武平不知此義故爲所屈

月令宿離不貸釋文曰息六反徐音秀然則陸德明固以息六爲正音後人讀去聲乃從徐仙民讀耳余從前作文昌生日詩云我聞文昌星有六昭回於天同列宿從古讀也

渾姓仄聲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劉禹錫集送渾大夫赴豐州云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渾家然則渾姓側聲也按廣韻二十三魂部戶昆切有渾字注云亦姓左傳鄭大夫渾罕二十一混部胡本切有渾字不言是姓則渾姓宜讀平聲不知劉禹錫何以讀側聲殆此運大夫自

言如此也

酒字異音

明楊慎丹鉛錄云酒一作子與切張超誚青衣賦云東向長跽接狎歡酒悉請諸靈辟邪無主參同契法象歌若蘗染爲黃似藍成綠組皮革煮成膠麴糵化爲酒按此猶賓之初筵篇奏與初爲韻左傳垢與汙爲韻也近來言古韻者未及此

斷章之斷不音鍛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古人引詩多舉詩之斷章斷音段讀如斷截之斷謂一時之中只斷取一章或一二句今

入讀音鍛誐也

查字

國朝全祖望鮚埼亭詩集有句云桑田軼事紛綸出枌社遺文子細查按查字無稽查之義乃察字之音訛也用以入詩似乎不典

眄盼盻三字

元吾衍閒居錄云宋儒不識顧眄字皆讀爲美目盼兮之盼又不識盻字寫作使民盻盻然之盻又不識此盻字而讀爲盼今詳之曰從丏者音湎從分者音攀去聲從兮者音異

按三字分別甚明漢書敘傳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正作顧眄不作顧盼惟後漢仲長統傳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睇盼之義與顧盼近

見現二字

法苑珠林云婆沙論中說色界十八天第四禪中獨有九天七名善現天八名善見天按經典見字有上去二音周易釋文見龍在田賢遍反利見大人如字是也蓋同此一字義有虛實故音分上去耳此兩天名亦同一見字但當分上去讀而譯者恐人不辨故一作見字一作現字以爲分別抱朴子至理篇或形現往來亦作現

字然則今人於見字讀去聲者皆書作現蓋本於仙經梵筴也

臺壺

明周嬰卮林云水經注榆次縣南側水有鑿臺韓魏殺知伯瑤於其下鑿臺新序作叢臺郡國志作鑿壺字書以爲壺古臺字故獻帝紀注臺崇山陽公載記作壺崇禮記敗於臺駘鄭曰臺當爲壺字之誤也陸德明曰臺音胡謝靈運撰征賦覽石橋登戲臺策馬鈞消息轡城隅則亦讀爲壺

按臺壺絕不相通鄭注言字之誤則固非一字也陸德

明云臺音胡從鄭讀耳獻紀與山陽載記不同亦是誤字乃謝賦則竟以臺與陑爲韻是直讀臺爲壺矣此不可解當由鄭注禮記盛行學者習其讀遂成此誤竊謂古音今音之所由異者此亦一端也

晉字

宋沈作喆寓簡云冬日至陽之進也夏日至陰之進也故於文爲晉晉者進也二至之日也今作晉省文從便也

阿字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晉宋人多稱阿如阿戎阿連之類

或謂起於曹操稱阿瞞僕謂漢武帝呼陳后為阿嬌知此語尚矣漢殽阬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阿買之語有自

又云世說云謝太傅語眞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注阿齡王胡之小字僕謂胡之本字修齡呼阿齡者即其字耳非小字也猶桓公呼殷源為阿源王處仲呼王平子為阿平也阿之一字綴以姓如阿阮綴以名如阿戎綴以字如阿平綴以第行如阿大

又云晉有二阿大一小名一第行如謂阿大羅羅清疏此指王忱忱小字佛大故云如云一門叔父有阿大中

郎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此指王悅悅導長子導嘗曰勿使大郎知故知爲第行也

按日知錄有阿字一條徵引頗詳與此相出入顧亭林殆未見此書也

叓字

國朝羅振玉存拙齋札疏云日本刻唐釋慧林一切經音義三引說文叓從市從人會意字或作鬧俗字也玉案說文無叓字然干祿字書亦謂叓爲鬧之正體則此字亦甚古

玉篇一部字皆與說文同獨部末多一天字注云竹瓦

切不釋其義愚疑此即𡨚之異文從一從人會意也音古瓦切誤爲竹瓦耳久有此說未敢自信姑因𡨚字而及之

卡字

國朝羅振玉存拙齋札疏云今日征商置稅之所曰卡不知何義古字書無此字遼僧行均龍龕手鑑始有之然手鑑謂此字音弄與今音義不合按卡自是俗字續鈔卷二曾載之龍龕所載實非此義也

又其所著面城精舍文甲云魏高貞碑淸暈發於𢧵卡卡即弄字見龍龕手鑑𢧵卡取詩𢧵弄之璋義猶言淸

肁發於始生錢竹汀云卡或是年字之誤誤矣

弓字

國朝羅振玉讀碑小箋云書一卷作一弓兪謂肁於眞誥予案鄭羲碑注諸經論譔話林數弓義卒魏太和中是貞白之前已有弓字

水易爲湯

明周嬰巵林云胡元瑞甲乙剩言云乙未春夢冕服人坐殿上召試飛下一紙爲易水生攖去及入闈第一人則湯賓尹盇以易水爲湯書法從易非易也天上主司且不識字按尙書中候曰元烏翔水遺卵娀簡易拾吞

生契封商後萌水易注云易起洛娀簡在水中浴而吞卵生契後人當天應嘉乃以水易爲湯據此則天上主試益取緯候僻書以誰元瑞非不識字也愚謂胡氏固戲言周氏亦讕語至以水易爲湯猶眞誥以木易爲楊緯候家言固不足言小學也木易爲楊已載叢鈔卷八又按中候之文葢以娀簡易三字連讀謂有娀之女簡易也簡易卽簡逖古字通耳緯以簡易浴水中吞卵生子故其後以水易爲湯語意甚明注文轉不瞭矣

志字作誌

元陸友仁研北襍志云常熟梅里之南長箔村有陳氏

予於田中得墓甎稱唐貞元十四年葬季象先姚氏名麗華字碧玉而志字從金從志按此因銘字從金而志字亦從金唐時俗字也宋時修類篇有此字

又按此當是姚麗華之墓季象先三字未詳

荮字誤從竹

元吳師道敬鄉錄云喻良能字叔奇敏識強記嘗考試一士人賦入選而用荮萘字誤從竹黜之其人伺出院遮道中詰公公形貌短小爲立几上誦其所作一字不遺曰子賦雖工如格不合何其人愧謝去按荮誤從竹黜之不爲過而猶爲所持非喻公之强記幾爲所窘矣

亦見考試之難也

以干爲乾

明楊慎墨池瑣錄云羲之諸帖多用古字古山嶺之嶺但作領漢書梅領隃領是也蘭亭帖崇山峻領唐褚遂良加山作嶺贅也初月帖淡悶干嘔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溼之干今以淡作痰干作乾非也愚按嶺作領痰作淡誠台古義若謂乾溼字古作干則失之矣

厶非某字

國朝何琇樵香小記云范甯注穀梁傳於不知其說者厶地說者謂厶即某字之省文竊不謂然厶字卽古私

字不得假借爲某字由武子於原稿空一字作三角圖記之如穆天子傳逸周書之作四角圖耳按此說甚是桓二年穀梁釋文出厶地云本又作某蓋後人所改范氏固不以厶爲某字也

⿰百升卽斛字

國朝羅振玉面城精舍文甲云隋建龍華浮圖碑有⿰百升字⿰百升卽斛字北周書韋孝寬傳載孝寬爲謠歌以搆齊斛律光曰百升飛上天百升斛也可謂⿰百升卽斛字左證

顏魯公書戍誤戌

國朝羅振玉讀碑小箋云征戍之戍從人持戈十二支

之戌從戊從一多寶塔碑戊戌建戌誤書作戍尊公代傳書學猶不免點畫之譌況淺工哉

柳子厚不敢用堨字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柳文永州袁家堨書作渴音曷渴者堨也堨者遏也遏水使不通行也柳蓋疑此堨字非古故更書爲渴而又自爲之音曰讀當爲曷按水經穀水著千金堨之制曰堨蓋遏穀水使東流者也其書正爲堨字子厚豈疑其不古而遂以書渴爲雅也愚謂柳子厚不敢用堨字亦如劉禹錫不敢用糕字唐人詩文所以異於宋以後乎

又按說文本有堨字云壁間隙也與此義别然玉篇云
又揓堨也則與此義近矣疑若可用然
演繁露又云魏嘉平三年立遏於漁陽高梁河原注水經十四
遏即堨也以土壅水爲遏不知何世加土爲堨據此則
以作遏爲正

與人書用篆字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孔融遺張紘書曰前勞手筆多
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乃知古人作
書亦有用篆者

與人書必楷書

北齊書趙彥深傳彥深子仲將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按人知唐席豫不作草書不知先有趙仲將其所言亦殊有見

誤字旁點

國朝羅振玉面城精舍文甲云隋甯贙碑末云終傳令名令字下衍傳字旁著三點以表其誤今人作字有誤輒墨注其旁據此知隋人已然

卜煞

宋趙彥衞雲麓漫鈔云古人書字有誤卽墨塗之今人

多不塗旁注云卜諺語云卜煞莫曉其義近於范機宜處見司馬溫公與其祖議通鑑書有誤字旁注云卜然後知乃非字之半後人又省耳按今人誤字止以墨塗不作卜亦不作卜轉復古矣

爨字

雲南通志云唐阿吒隱居山谷撰爨字如科斗二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號曰韙書爨人至今習之按此則雲南別有一種文字

書史會要云爨僰子小草姸媚評者謂如細草浮春閒花浮竹爨僰子不知何人或即傳阿吒之書者乎